

善洲小道前的遐思

张雪飞



我在位于善洲林场的这条小道前，久久地伫立着。

这条小道，有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善洲小道。路面大概半米多宽，全用石板铺就，石缝间用水泥砌出好看的花纹。小道两边是密密排列的高大挺拔的树木，一眼看去，这条小道就像一条胡同，阳光透过树的枝叶洒到小道上，明暗斑驳。

由这条小道的名字，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一个人——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是的，大家正是为了纪念当年善洲林场创业的艰辛和缅怀杨善洲老书记，才亲切地将这条小道称为“善洲小道”。

这里本没有路，现在的这条小道是1988年杨善洲率领职工进山时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小道全长18公里，是当时林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杨善洲带领职工沿小道种下了4株藏柏和150米长的两排台杉，拉开了林场绿化荒山的序幕。

在这条小道的四周，环绕着杨善洲事迹陈列馆、故事林、墓园、老场部、老窝棚等，读懂了这些地方无声地讲述着的故事，也就读懂了杨善洲的一生。

—

杨善洲事迹陈列馆，于2013年10月10日杨善洲去世三周年之日建成并开馆，馆中设有3个厅，一个影像厅和两个事迹展厅。事迹展厅陈列的是杨善洲一生为民务实清廉的展板和 he 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展示的内容共分为“坚守信念、对党忠诚，牢记宗旨、一心为民，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等5个部分。

在这儿，我看到了杨善洲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包括草鞋、赶牛鞭、锤、鍤子、铧子、鸳鸯锄、钉耙、锄头、小铲子等，说实话，乍看到这些东西，我还是颇为诧异的，但当看完相关的文字说明后，我心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故事林坐落在14亩的梨园中，由一块天然景观石和多块石碑组成。景观石上自然的纹路，勾勒出中国古代草书的“福”字，因此被称为“福石”。梨园的石碑中，一部分是时任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云南省有关领导对杨善洲先进事迹的批示；另一部分，是一些关于杨善洲的感人至深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当官不像官”“滇西粮仓”的总农艺师“账不能这么算”等故事。

作为领导干部，杨善洲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他有句座右铭：“共产党员不要在机关里面做盆景，要到群众中去当雪松。”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往基层跑，有时甚至把现场会开到农田里。田间地头既是他向群众宣传政策的讲堂，也是他最直接听取民意的地方。下乡时，他常穿草鞋，戴草帽，随身带着锄头、镰刀等农具，在听取民意的时候，顺便帮农民干一干农活，老百姓都说他“当官不像官”，亲切地称他为“草鞋书记”“草帽书记”。

在职期间，杨善洲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设施，把保山建成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

1988年3月，杨善洲退休了。他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也说服了希望他回家团聚的家人。他说：“为子孙后代种树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一个也不想去造林，再过十几年、几十年连烧柴都找不到了，说山穷水尽、山光水干，到那时人都活不成了嘛！”

他卷起铺盖，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0多个人，一鼓作气上了光秃秃的施甸县大亮山，开启了长达22年的植树造林岁月。

在这里，他以前用过的各种农具，再次派上了用场。小锄头，他用来给苗圃地松土、除草；锯子、剪刀和嫁接刀，他用于嫁接果树；钉耙，他和林场的职工用其把猪粪的厩肥挖出来，运到林场水果基地做肥料……看着这些静静地

躺在杨善洲事迹陈列馆里的物品，我仿佛看到了杨善洲在大亮山不停忙碌的身影。

善洲小道不远处的老窝棚，是善洲林场的第一代场部，是杨善洲带着职工们上山植树造林时最初的落脚点，也是他艰苦创业实现绿色梦的起点。这些窝棚中，有一间是杨善洲的。我站在这间窝棚前，久久地端详着。窝棚条件极其简陋，只有一张床，里面放着一些锄头之类的农具。最惹眼的是床前用几块石头垒起一个火塘，火塘上吊着一把烧得黢黑的烧水壶。每天从林场收工回来，只要有人走进窝棚，杨善洲就会用壶里的开水为他们泡上热茶。如今，老窝棚已破旧不堪，房顶的油毛毡已经风化。为保护窝棚，特地在棚外装了一个玻璃罩。

老场部是林场的第二代场部，建于1992年，为砖木结构的四合院。老场部建成以后，成了大亮山造林管护的指挥部。杨善洲的宿舍里，有一床一桌一椅，墙上挂着斗笠、蓑衣、军用水壶，床前摆着镰刀、砍刀，书桌上摆着收音机、手电筒、马灯，还有几本跟森林绿化有关的书籍。现在，这儿建起了廉政教育基地宣传展区，室内外38块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着杨善洲清正廉洁、为民奉献的一生。

二

“我实在没有钱。”尽管知道杨善洲一生清贫，但在故事林的石碑上读到这个故事的主题时，我心里仍然咯噔一下，不由凝神屏息地读下去。

1970年雨季，杨善洲老家的房子漏雨，妻子张玉珍托人捎信给他，让他想办法凑点钱帮家里修房子。

信寄出去两个多月，才收到杨善洲的回信和30元钱。信中说：“我实在没有钱，这一点秘书可以作证。眼下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别以为地委书记就有钱。这一点需要你们的理解。”没办法，一家人只能在老房子里继续苦熬。

1987年，杨善洲到施甸下乡，大女婿为修房的事又来找他，他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钱，你们要暂时克服困难，漏雨就买几个盆接一下，这边漏就搬到那边住。”

2004年的一天，杨善洲与几位老朋友在一起闲谈时，一位老朋友问他：“您的存折有多少钱？”“有两块。”杨善洲说。

听的人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块？是大块还是小块？”

“就是正宗的两元钱。”杨善洲进一步解释说，“原来存折上有几千块钱，有一次急需用钱，就想全部取掉。但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留下两块钱吧，这样可以保留存折。我同意了，所以存折上就一直是两块钱。”

杨善洲的工资去哪里了呢？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这个人用钱很“散”，到哪个村子看到谁家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买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有钱买种子，他也掏钱去帮着买；林场职工生病住院，他掏钱给职工治疗。这样，“没钱”自然成了他的常态。

杨善洲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农转非’表格”让我印象尤其深刻。说的是杨善洲担任保山地委书记后，按照上级有关政策，他在农村的母亲、爱人 and 不满16岁的女儿可以“农转非”。当工作人员把申请表交给他时，他却把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一直不给办。

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早年是学校代课老师，有一年县公安局招工，她去报考，还特意给杨善洲打了电话，希望爸爸给公安局打个招呼。可是录取名单出来后，却没有她的名字。原来杨善洲根本没打招呼。

从某种程度上说，杨善洲对家人是有亏欠的。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病重住院期间，他反复跟女儿们念叨：“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们的母亲。她这一辈子不容易，你们要照顾好妈妈，

让她安享晚年。”

杨善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家人？我从林场展示的杨善洲的几段话，似乎找到了答案。一段话是：“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另一段话是：“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还有一段话是：“家庭是需要照顾，但革命工作根本丢不开，我当时的选择是首先服从革命需要，然后再说照顾家庭，人家说我是仁不仁，对家庭欠债很多，但当时只有如此选择。”

原来，他心里装的是对天下苍生的大爱！

2009年4月，杨善洲把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虽然接下了，但又给学校等捐出去了16万元，剩下的4万元，他留给了老伴张玉珍。

杨善洲把自己一生中存折里最多的一笔钱留给了一辈子含辛茹苦给他撑起整个家的老伴。“道是无情却有情”，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回想起父亲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的‘苛刻’，如今我们都已明白，父亲的‘苛刻’，其实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杨惠兰说，“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他一直都陪伴着家人和守护着他用余生创建的万亩林海。”

“清贫一辈子，奉献一辈子，奋斗一辈子。”在善洲林场瞻仰的每一幅图片、拜读的每一句箴言、感悟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一个共产党员的公仆形象在我眼前越发清晰，久久驻怀。

三

“你把人民捧在心里，人民就把你举过头顶。”杨善洲一辈子清廉如水、勤政爱民，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新时代最美奋斗者。在墓园里，我看到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到他的雕像前，瞻仰他、祭奠他。

为加深体验，我特意在善洲小道上走了走。在这条小道上，曾无数次留下了杨善洲的身影：那是他一边赶着马、一边挑着担子往山上运树苗和物资；那是他用麻袋往山上运核桃、梨核、龙眼核等果核（为解决买树苗资金不足难题，他经常提个口袋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完水果后随手扔掉的果核上山来育种）；那是他傍晚收工后背着一捆枯树枝回场部当柴火……

走在善洲小道上，林场的美景一览无余。远看，大亮山像覆盖了厚厚的绿毯，色彩缤纷；近看，一棵棵树木拔地而起，向着蔚蓝的天空铆着劲儿生长。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儿的森林特别茂密，各种树木密密地挤在一起，苍翠挺拔，呈现出一种高洁的姿态。今年多雨，我来时是一个难得的不天，天空蓝得像大海，一丝云彩都没有，金色的阳光一无遮挡地照耀着远远近近的山林。微风送来山林特有的芳香。林中充斥着蝉嘶鸟鸣，还有流水的淙淙声。

不知不觉，我在善洲林场待了已近一日。夕阳泊在山梢，余晖把一望无际的森林染成美丽的橙黄与深红。晚风起了，悠扬深沉连绵不绝的林涛，如泣如诉，似在追思着什么，又似在颂扬着什么……

洱海的黄昏（外二首）

五噶

路过大理，见苍山之上
落日如鼓，洱海熔金
将渔火、鹭影与村落
悉数敛入光的寂静
而五年前，在求医的列车上
爱人虚弱地倚着我
暮然望见车窗外，苍山
托着一枚如血的残阳
像孩子手举着即将泄气的气球
我猛地害怕它——
“嘭”一声就炸了
整颗心，差点跳出了胸膛

以海之名

1

文笔海，名为海实为湖
而我认湖作海
此刻，风起水涌
似海浪翻滚
我看见一片落叶穿梭在风口浪尖
那么柔弱无助
这落叶，究竟如何飘临这片“海面”
又将被风浪带往何方
落叶有一个回不去的枝头
我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落叶和我都漂泊在各自的海上

2

我坐在湖边
雪山坐在我身后
美露雪山可以不问世事
静坐千年万年
而我却只能坐片刻
片刻之后，我像一粒被风吹散的沙
消失在茫茫人海

雪山短歌

1

玉龙三峰，如十三位守边的战士
身披泼火的银甲
兀自在时间的迂阔里，巍然屹立
任风来风往，云起云散
千秋过尽，容颜如初
我打马从雪山下走过
渺小如一粒浮尘
卑微似一棵秋蓬
马蹄啊，请再轻些
别让尘世的响动
惊扰了，天地间千年的寂静

2

越往上走
见到的颜色越少
再不能往上走了
脚步之上，只剩下
雪的白，天的蓝
世界，归于蓝与白的绝对公式
在这里，风踩着原始的鼓点
云舒卷鸿蒙的衣袍
雪莲盛开亘古的冰霜
反观我，披着一身俗世的尘土
连心跳，都成了多余的声响

3

立于4680米的观景台
云雾自身下的万米沟壑翻涌而来
瞬间，将我吞没于苍茫
容我在云端停留片刻
我要卸下所有面具与枷锁
将沉重的姓名清空
等风来
云散天青

一面老旧的镜子

沈远婷

老房子楼梯转角处放着一个洗脸架，上部镶嵌着一面镜子。几年大雪，几年暑热，时光流逝，它一直在。直到要搬新房，几次经过拐角，只觉宽敞了许多，才惊觉那个老物件已许久不见。

我和奶奶一起生活时，那老物件总在那。

奶奶一如既往地在天刚亮的时候起床。她很勤劳，闲不下来。也可能是在农村里待久了，听了大半辈子的鸡叫声，其余日子，不用鸡叫，也早早醒来，没办法睡懒觉。

奶奶起床后总是用同一个铁盆洗脸，她往放着毛巾的盆里兑温水，有时找屋里的空地，有时在家门口，蹲下放盆，拿着香皂在毛巾上蹭蹭，打起泡沫，往脸上擦，随后再拿清水洗一遍毛巾，也不拧干，湿哒哒地擦脸。洗完脸，盆里的水也就污了，我猜不出弄脏水的是那条起毛边的毛巾，还是脸上的污垢。

其实家里是有放盆的钢架的，三角形的底座用来放盆，架子正上方嵌着镜子。镜子的高度和奶奶的身高持平，刚好能让奶奶洗完脸在架子面前照着镜子擦脸。我也十分喜欢这面镜子，可年幼的我踮起脚也照不到。

奶奶对着那面有些年岁的、镜面有划痕的镜子梳着头发，三两下就把头发盘好，藏在那顶有帽檐的毛线帽里，奶奶很喜欢那个款式的帽子，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戴着，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毛线帽她有很多顶。

在老房子的童年时光，我最记得的是阴天。那时候，乌云将视线内的天空都遮得严严实实，暗得让人喘不过气。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生怕下一秒雷电和着雨水一起下来。一楼的窗子被高高的楼房挡住光线，需要火炉里的光亮才能点亮四周。清晨的气温让人们窝在温暖的被窝里不愿意起来。风急促地拍在窗子上，发出一阵嘶吼。附近的居民们将晾在天台的衣服收进家里，紧闭门窗。家家户户的烟囱冒起了炊烟，将寒风隔绝在屋外。奶奶打了个冷战，将桌子下的小火炉拎到门口，找些不用的报纸，用火柴将报纸点燃。趁着报纸火光最大的时候，丢些木屑进去，点燃了木屑，又丢些柴火进去。

浓烟弥漫，呛得人不愿意靠近半分。烟雾顺着风吹进了没关门的屋子里，叫人喉咙生出了痒意。我被烟雾熏得连连咳嗽，跑出门站在烟雾不到的地方看着奶奶。奶奶咳嗽两声，又往火炉旁去。站在屋外，我冷得肩背缩成一团，仿佛这样可以让风吹得少些，更容易暖和些。奶奶生火很慢，每次都要等上好些时候。她会一边生火，一边将我叫进被窝里等她：“小人的脊骨受不了那么多的寒风，吹多了，就长不高了。”我其实对长高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但老者是会悄悄地将“长大”与“长高”画个等号，因此奶奶的话总是能哄住我。我想长大，住一个亮堂的房子，暖洋洋的火气连野猫都能吸引过来，伺机靠近睡个梦里都是夏天的回笼觉。那房子没有浓烟，有一面我也能照得到的镜子。

火炉将小小的屋子烘得没有一点潮意，洗脸架放在楼梯转角处，镜子刚

好能照到堂屋。从镜子里能看见我凑近火炉来回翻动着手烤火。火光映在我脸上，红彤彤的。

镜子摆在楼梯间，将本来就逼仄的通道挤压得只能容一个人进出了，但是家里被奶奶那些“破烂”塞得满满当当的，再也拾不出一个空地去放镜子了。爷爷对奶奶的那些“破铜烂铁”很不满，经常放话要让蹬着三轮车收废铁的人拿走，称称重量还能卖点钱。奶奶被爷爷说，也不回嘴，把手在衣服上蹭两下，好像不知道该放哪里，又觉得放哪里都不对，无力地垂下来捏着衣角，眼睛紧紧地盯着爷爷的后背。这剑拔弩张的氛围，让我噤声。我一回头，就看见奶奶直不起的后背照在镜子里，连衣领也软塌塌地团在脖子上。

有年夏天，奶奶摔倒了，惊动了家人。她坐在地上，四肢散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妈妈把奶奶扶起来，搀着奶奶回到一楼。我无措地站在楼梯边。家人围着奶奶，我想上前，个子太小挤不进去，一抬头刚好看见楼梯间的镜子里照出奶奶的苍白脸色，头发从帽子里散开，帽子上也沾了污渍。

读高中以后，我和奶奶之间有了很多的隔阂。她成了“跟踪狂”，我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我开始不耐烦地和她生气，开始躲她。我会故意藏在家附近的犄角旮旯里，等她找不到我，我又出现在堂屋里。奶奶找得汗流浹背，但看见我也不生气，镜子照出了她没来得及戴帽子遮住的头发，头发白了一大半。“捉迷藏”结束的同时，我去了另一个城市读书，等再回家的时候，老房子快要拆迁了。搬了新家，就不怎么回去了。

“么么，隔壁着火了！”奶奶给我打电话说。隔壁家的小孩在家里玩打火机，把自己家点着了。火光冲天。隔壁家的奶奶蹲在地上哭。这套房子是她家一家人几十年才攒起来的家业。

第二天，奶奶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回老房子陪她吃饭。我想想也没什么事，就回去了。奶奶张罗了一些饭菜。这天的天气很好，但屋子里还是有些阴冷。我问奶奶：“爷爷呢？”奶奶说：“买了新房子以后，爷爷时不时地都会过去住几天，这几天在新房子里。”

吃完饭，坐了一会，又听她聊起我小时候的事：“么么呀，你那时可小了，笼火熏到你，你还是会外面陪着奶奶。”我笑。没多久就到小学下课的时间了，我也要走了。奶奶和我一起出门，去接叔叔家的小女儿放学。关门的时候我往里面看了一眼，恍然想起，能照到堂屋中间的镜子不见了。问了奶奶，奶奶说，不知道放去了哪里，老早就不见了。

过了几年，我写这篇文章时，给奶奶打电话，问那面镜子的下落。她早已想不起家里的楼梯转弯处曾放过一个镶着镜子的洗脸架，可在我的印象里，那面镜子，映照了奶奶与我的许多岁月。我陪伴她，她陪伴我，在这栋老屋子里，老物件都是见证者。我执着地想要找到镜子的下落。但这面镜子像我和老屋的一道分界线，我没能再陪伴奶奶，也再问不到镜子的下落。

邦东的云海

唐伟

一念云卷，舒卷间藏尽从容；一念海涌，奔涌中裹着磅礴。

邦东的晨雾，总以诗意的飘逸唤醒高原。推窗而立，怒江的湿润凉意随山风漫来，田垄村落、峰峦沟壑皆被无边云絮温柔拥入怀。当地人说，这不是零散的云，而是群山间涌动的“海”。自然以云雾为墨，在滇西大地绘就流动长卷，既藏着邦东人的乡愁信仰，更映照人生的万千境遇。

初识邦东云海，是在入冬拂晓的盘山公路上。车窗外雾气从轻纱缠树，渐成浪涛奔涌，吞没公路与山峦。行至山顶，东方天际泛微光，混沌云海骤然显层：低处云团厚重如凝脂，在山谷缓流，似岁月沉淀的过往，缓而深；高处云絮轻盈如羽，晨光中泛淡金，时如鱼鳞，时如棉絮，若生命里的灵动与无常。最动人心魄的是云海中海中露出的山尖，如孤屿静立，若隐若现，让人恍惚不知身在山巅还是大洋。

这份奇观，是自然的厚礼。群山如黛，海拔悬殊造就的垂直气候带，让水汽遇冷凝华，化作常年萦绕的云海。云雾时而轻纱漫舞，裹着峰峦添朦胧；时而怒涛奔涌，漫过沟壑显壮阔。凝望间忽觉，世间境遇看似猝不及防，实则是岁月默献铺陈。云絮云散自有其时，潮起潮落皆有定数，如天地间的寻常，唯

有以敬畏之心接纳，方能在纷繁后遇见澄澈天光。

快节奏的日子里，人都行色匆匆。而邦东的云海，似智慧长者，以壮阔与静谧提醒：人生不必急于奔赴终点，慢下来才能看见风景。在这里，可抛开尘世烦恼，让心灵在云海间肆意徜徉。正如在人生的迷茫时刻，唯有静下心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听风的私语、看云的流动，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恰似生命的真谛，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世界温柔相拥。

临近正午，阳光渐烈，云海缓缓消散，青翠山峦与错落村落次第显露。那些曾遮蔽天地的云雾，终究化作滋养万物的甘霖。邦东的云海，是流动的诗，是立体的画，是云的轻盈，也是海的深邃。

望着渐渐淡去的白茫，心生感悟。有些风景，从来不止于眼前景致，更是照见内心的镜子。人间行路，谁不是在迷雾中前行、喧嚣中奔忙？那些聚散、起伏、迷茫与坚守，如云与海的交织，看似矛盾，化作常年萦绕的云海。云雾时而轻纱漫舞，裹着峰峦添朦胧；时而怒涛奔涌，漫过沟壑显壮阔。凝望间忽觉，世间境遇看似猝不及防，实则是岁月默献铺陈。云絮云散自有其时，潮起潮落皆有定数，如天地间的寻常，唯